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贇

謄錄監生臣曹夢齡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十二

考

明

百濮考　　布衣董難太和

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傳曰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此八國皆西南夷也逸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正南百濮爾雅南至於濮鉛鄭語叔熊逃難於濮而蠻楚蚡

冐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又云麇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僰濮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余按哀牢即今永昌濮人即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人之俗用麂尾末椎其髻且好以漆飾面通典所云尾及文面言其飾也木綿即攀枝花濮地多産之可以夾纊言其居産被服也折腰濮人見尊者則折腰以趨言其禮俗

也亦口濮人調舌為音如鸚鵡然言其舌聲也黑僰其色多黑言其種類也濮與蒲字音相近今譌為蒲耳或以全滇之地其人百種槩名曰濮亦甚謬矣百濮所居連壤余又以僰音按之濮字在僰音亦合一屋韻蒲字在僰音亦合七虞韻僰語稱其人為濮而不稱為蒲是一證也又濮俗截大竹為筒以注水謂之濮竹如郫筒之得名以此驗之益彰彰矣今之論百濮者既不得其地又不得其音雖近濮地者尚爾懵然余因稽之載籍

證以方音作百濮考

序

唐

西南備邊録序　失名

唐太和四年十月戊申制詔兵部侍郎臣徳裕節度劍南西川維蜀西控戎索南接蠻服昔在中葉武尅不剛蝨賊内訌蛇豨薦食表撐裏拓猶懼侵軼未隂綢户莫急二邊於是先事候情并謀合智料敵勢扼地險計軍

實而備邊録作焉即十三卷之簡見萬里外之情所以
制勝無形銷患未萌也玆不可無序夫破敵於一方其
策易備敵於多方其謀囏朔方既城薄伐于西文王其
勤也玁狁既攘鞠旅于南宣王之武也鋮芒瀉氣螘穴
潰提智慮不周捍防不密則疆埸之虞不生所備而生
所玩吁可懼哉然山川阨塞非圖莫見兵財盈虛非書
莫著是故軍防有録誤于天寶九州别録上於貞元禦
夷新録奏於元和元振述安邊之策敬輿條備邊之失

前英後傑惟籌幄畫詳巳然之變忽未動之憂寢薪為安折柳為固猷之不遠寇將生心德裕身佩西陲之任得不為南鄙慮乎方唐盛際德威溥揚北縻突厥東懵遼海窮髮反景悉主悉臣文恬武嬉喪羊于易吐夷開釁河隴失險綿從南詔協力謀我岷江飲馬倚為先鋒井絡坤垠我圉孔棘有守曰皋鑿青谿道要結蠻好掎鹿效順纂集事狀為卷十七質幣結轍閭户誨盜戎膽雖讋蠻禍始萌徑入成都如升虛邑唐之君臣日旰食

矣疇咨良翰矯失刷恥爰命德裕抗旌秉鉞葺殘奮怯改紀其政乃建籌邊之樓凡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與戎容通者圖之右而部落饋餫靡不察乃立雄邊之軍其精兵曰南燕及連弩騎士曰飛星及突騎而農戰器械靡不飭大渡執制城以杖義棨經執控城以禦侮西山執阸城以柔遠復邛崍關徙越嶲治而蠻之齒寒怛謀納款維州歸壁而夷之氣奪猶慮敵去而備弛也兵將糧械之數城鎮種落之名歲計經用之目講求利

病輯為一書諸郡故實外夷情狀臚分縷析燦如指掌
剏立陴壘戍以朱書總繪小圖標之首卷而第四卷序
維州本末尤悉書成于太和六祺迨會昌中東國之鈞
始奏上之觀諸文集猶有可考二邊方騷而金湯之二
敵孔熾而霆雷之匪碩畫沈幾曷克臻兹藏之禁嚴副
在邊瑣日戒夕惕庶克有定大中而後慆憂好暇懷燕
安之毒玩鷙擊之形河湟歸疆西顧無騎墝矣厲階之
梗惟蠻為甚餂糠及米蹂劍而嶺乾符之季有臣雲虔

自邕管涉川陸四十七程至善闡以南詔録三卷獻于
朝吁德裕之録以蜀備蠻蕃雜之冠也雲度之録以邕
備蠻則闖然入户庭矣憂先於事事至而憂奚翅銖石
之差與據往鑒新不可不毖患於微眇也易之蹇曰利
西南必有六二匪躬之臣而後能濟蹇難德裕以之按
唐藝文志是録列在兵書今館閣書目存者一卷餘軼
不存我思古人愛莫起之撫陳編而三歎謹序
元

志畧序

臨川學士虞　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為雲南地方廣萬里昔我世祖伐而取之守者勿能定既即位奠海内使省臣渥達克齊往撫以恩惠治俗而道之善利鎮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憫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以命吏而為吏者多徼幸名器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起事造釁以毒害其人其

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簞壺迎徯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夫一隅之地常以為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夫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密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按行調發餽給鎮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誌略四卷因報政上之余按而讀之考其土

産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之形勢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概可想見未嘗不俯仰而興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奸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賄隨服隨叛梁毘一金不取酋長咸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覽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明

董莊愍死節威楚序

參政 謫戍 王奎 松陽

龍亡虎逝而羣狐嘷風披雲靡而震霆作此可以覩大人之變明治化之迹也按元史龍溪集紀天歷初雲南中慶路鎮將敗狐叛遣兵攻威楚官吏或逃或屈獨知事董文彦義不從賊鋭聲詬罵賊不忍聞截其耳以塞其口文彦嚼血唾賊罵不絶聲賊怒裂而殉之明年敗狐伏誅憲司以事聞朝廷嘉之謚曰莊愍旌其門官其

子時中予斥臨安時中為文學掾一如集中言泣且請曰先父不幸死賊手雖褒嘉於朝時中懼其事之荒湮也先生以文章顯幸為我序之嗚呼忠臣烈士何代無之求之夷服曽不多見昔安禄山以范陽反顔杲卿死河北張廵許逺死睢陽雖武夫小卒皆知盡節闔城皆然華夏忠義之習無怪也唐史列之於傳植大義於後世者至矣敗狨之叛中慶大藩也威楚大都也省府大臣不死之風紀執法不死之刺史不死之知事一夷人

耳食九品秩乃凛凛予仗大義樹大節寧死而不顧見理明而臨事不眩也使天下之人皆若文彦則叛亂何繇而生哉予生也後仕不先人不獲與太史著作之列而元史不載莊愍死節事豈史闕歟抑在夷略歟抑述史時雲南未附不得聞歟以未附闕文君子固不能無憾以在夷而略則失之遠矣因為述之於簡以補史氏之闕

通志序

巡撫　鄭　顒錢塘

景泰甲戌孟秋七月有詔纂修方輿志書禮部奏選文學之士授以條畫分行天下俾其所至會諸方岳儒臣廣蒐精擇計偕以上而進士王穀實來雲南衆議右布政使陳君安簡宜總其事君承事惟謹暨諸文儒夙夜在公殫心竭慮期蒐訪之必精尋故鈎新在去取之皆當不四越月而志書告成將鋟梓以傳詣予丐言為序惟雲南之事載在漢班固西南夷傳者舊矣至元李景山始為志略然其時聲敎初及制度簡率文章之事未

甚明備道德風俗之美未甚同一宜乎蒐訪者難精而該載者不博也我朝奄有天下幅員之廣疆域之大振古莫及雲南以險遠後服太祖皇帝特命勲臣鎮之迄今七十餘年山林川澤墳衍原隰物產之富郡縣城郭疆理之雄靈壇古跡琳宮梵宇之勝園池樓閣亭臺館榭之麗賢臣哲士之生於其鄉仕於其地詩書禮樂之教養其人於是道德既同而風俗丕變矣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其時耶雖然禮樂文章之明備道

德風俗之同一固由悠久教化之浹洽然非得人纂修抑何以成昭代制作之盛而覩今日大一統之寰區哉是書遠稽諸經近考史籍井疆里俗食貨藝文之事古今因革損益之宜條分縷析明白詳盡可謂無遺漏矣而陳君蒐訪去取之當亦於是而有可考焉

滇候記序　　楊慎見前

遠遊子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日月之陰徑寸而移雨暘之地隅壟而分兹其細也太明太蒙之野戴斗

戴日之城或日中而無影或深暝而見旭或銜燭龍以為照或煮羊胛而巳曙山川之隔閡氣候之不齊其極也是以有測景之圭有書雲之臺有相風之竿有候風之律海有星占河有括象以此知其不齊也故曰不出戶知天下天下誠難以不出戶知也非躬閱之其載籍夫九邱之書志九州之異也佚而不傳周處作九州風土記宗懍作荆楚歲時記至於巴蜀異志嶺表異錄皆是物也余流放滇越温暑毒草之地尠過從晤言之適

幽憂而屏居流離而閱時感其異候有殊中土輒籍而記之豈欲妄意古人乎他日萬一釋其棘矜歸於氓畋焚枯酌醲班荆坐茅與擊壤之老聚沙之童晨夕話之亦可以代博奕之為矣

雲南鄉試録序

楊　慎

聖天子嗣大歴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子蔀首粤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廵按御史某申令甲嚴法癸葺試寘爲文軌業爰飭其故期不愆於素乃以布政司

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若吏郡大夫邑郎官洎流末官咸愼選精遴盼局隷事罔弗虔學官某輩若干人應聘以屆罔弗共闔滇之校四十有二入彀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某所睫擇也先長夏回星淖雨湛醬及初商應律啟霽升陽乃甲子鑠院御史燐蕭誓衆曰天公矢愼乃違此二矢昕有如日暝有如燭乃臚唱諸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之甲戌三之題則紬簡剌之卷則分經閱之公簾以內司試者鐍之爻爻如也

緦緦如也公廉以外司調司監者分職之魚魚如也雅雅如也御史又寔臨内外而綱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拔簡其試之中得廿人鈇雕其文之優廿首為雲南庚子科鄉試録以獻某濫竽授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刪修折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衍於文章三代以還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矣兩漢以經

術對策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盛於唐增光於宋而其得人之效視三代蔑矣我太祖高皇帝重奬天衷再造人極埽舊元之晦盲否塞復三代之純固惇龎日而月之星而辰之彛而倫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畢矣甞伏讀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兩傳詩采漢箋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古註疏與陳澔集說裁訂自淵衷參采乎諸儒使孔孟復生亦無異

論也又嘗覩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初場在通經而明理次場在通古而贍辭末場在通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菁莪棫樸之化梓材多士之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而渝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髙者凌虛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叢殘誦貫糟魄陳陳相因辭不辯心紛紛競録問則呿口此何異瞍矇誦詩閽寺傳令乎窮髙者既如彼卑論者

又如此視漢唐諸儒且悉焉況三代之英乎聖祖制舉之美意舉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今皇上遠述唐虞近法聖祖屢下明詔鋭意作新文必宗經必法古必崇雅必黜浮菁莪之詩棫材之書復作於今日收濟濟之士逕穆穆之衡行媲於古先諸士乎沐薰濡化提耳面命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況爾滇雲聖祖常有諭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子生其鄉邦久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新吾三日之士尚猶刮

目矧曰涵泳已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六經諸士彬哉今日之滇雲非昔日之滇雲矣彬哉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勵其也願徼榮靈假於諸士子僭書以俟

大理府志序

楊慎

大理滇西緊雄郡也緣洱水出罷谷為西南巨浸蒼山像靈鷲為西南巨鎮而襟帶而巖險而物華而人英又褎然育煥然縟犁然有當於中土之輿區卓乎無謝於

南滇之奇甸馬嘗稽之往籍緯書云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則日表骨利月表青邱滇池比之猶為邇封陸終為黃帝之所娶若水為顓頊之所生虞里為湯亳之貢國濮人為武牧之征隊載籍昭然可以覆視奚待常頞為通道始而唐蒙為開郡先乎昔之郡乘方志事狀行紀若韋臯若徐雲虔若竇滂若樊綽若韋齊休若陳隱之所著雖曰臚列實則録存書亡若勝國之李景山昭代之王景常籍馬具存然或失之誤或失之略山河若柯

戒而以一經行盡之幅員數千里而以一卷帙約之原本山川有悉其能說極命草木無裨於多識矣柱史温泉郝公緍舊志而病之乃徵議於督學憲使默泉吳公參伯龍山沈公僉憲膠峰安公板令於太守黄巖蔡公蔡公奉楮及幣禮謁給諫弘山楊公荆守侍御中谿李公二公家本郡人官舊史氏多識前代之載且諳土著之詳於是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立創新例大增舊文閱數月而新志成集二美而卷帙合時則黄巖公

政成化流之暇宅生居方之餘也而古跡英躔琳宮寶地表昔賢之遺愛供騷人之景物者一一畀新之賁飾之輪之奐之詠之榜之不翅柳吳興之蘋洲謝宣城之疊嶂矣其為新志之助不亦多乎愼也恩謫裔土流戍滇陰粃城蒼麓夙嘗受館僦廛香界珂夲昔饒解鞍横枕乃以首簡屬之孱毫非敢曰僭杜征南之先固願附張京兆之後云爾

通志序

御史李元陽太和

前史稱兩漢四履之盛東樂浪西燉煌南日南北鴈門西南永昌永昌在南中為遼郡舉遠以見近也漢章帝元和間滇池出龍馬四白烏二因徧置學校漸遷其俗由此言之雲南在漢文約之所漸被聲教之所周流其來久矣據兩漢書武帝元狩間置益州等四郡領縣四十有二其時循吏王阜張喬等十有二人至唐天寳以後邊吏無良群夷忿怒始有割據之禍宋室之興棄而不取二百年間隅為異域兩漢風猷斬然莫繼嗚呼士生

斯時能不荒陋者寡矣矧文獻哉我高皇帝恢復華夏奠正區宇置雲南郡縣視兩漢有加馬英皇命儒臣用禹貢職方之遺意為輿地一統志而雲南之建置至為明備正德間前輩括圖經為雲南志尚多闕略隆慶六年大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南中首詢闕事惟時方伯長樂師岡陳君學憲長樂一水陳君以通志對公曰一方圖籍豈宜久闕遂命有司以六十年來諸所損益約四十餘條徧布列郡俾覈實以報藩臬諸大夫謂陽

齒居鄉右或識往事因屬筆馬頃之學憲蒞郡得以咨白義例面承指授然雖勉强操觚恒以年終為懼會大巡侍御解州無山侯公陽信振樓馬公新鄉養齋郭公相繼按蒞皆蒙贊其決樂其成事有不容中已者乃遵一統志約其凡目粤稽歷代史山海水經諸子藝文汲冢周書以明其疆域土貢之離合采說文通典玉海鄭漁仲馬端臨之志考以證其經營廢置之因由遠取晉常璩南中志唐樊綽雲南志以及韋皐崔佐時徐雲虔

所為南詔諸錄近取臺院司道興革損益兵鑲經費一切成規攟摭野史蒐訪耆碩言有物而事有程然後取法各省通志張立題部𢇁為十有二類而以事目繫之治道莫先於域民故以地理為之首庶政必遵乎制置故建設即次之民財民力其道貴節故賦役又次之禦侮備乏其道貴豫故兵食又次之養士以成賢育才以致用故學校科目又次之吏於其上而功德可思生於其鄉而行誼可述故官師人物又次之祀典在所必敬

百神有時而宗故祠祀寺觀又次之稽往詔來必資辭令故藝文又次之羈縻雜志末之以此十二類括數千里華夷之地貫穿二十府古今巨細之事比次以倫追引典間析而第之為一十七卷豈敢遽言成書譬彼繪事先為素地云爾若夫品藻宦業予奪人物則有宗工鉅匠持衡於上非陽所敢預也

重觀滇海序

給事中　楊士雲　太和

本朝聲教四訖稽古作程內簡臺史外列臬司觀風於

天下一人大觀在上四方觀化於下非省方觀民何以
設敎嘉靖乙丑聚峰毛先生以臺史觀滇維時中官肆
虐罔遏巨室封利罔懲戎心叵測罔馭曰兹惟亂本不
可長亟疏論狀咸得請大閹罷鎮群醜慹服迄於今賴
之報命中傷左官壬寅以僉臬再至再廵洱海攝詰戎
兵維時爽旺久逸難變陵德敝化難閑草竊潛作難弭
甚而金沙可達難於謀始曰兹亦惟亂本毋狃乃敎民
事毖民淫嚴斥堠議請疏江圖永久餘風用殄畢棄咎

亦罔不咸賴升庵太史題重觀滇海張之鄉大夫士歌之進予序之於乎觀之時義大矣觀之初六童觀罔鑒趣順謂之童觀斯昧六二闚觀寡鑒從順謂之闚觀斯狹六三觀我生自審行可謂之生觀斯察六四觀國之光明習國儀謂之光觀斯有融先生德兼三四應上近五故兹觀風上裨大觀下裨觀化隼可射狐可獲戎可戒弓可䓪冠可禦大川可涉觀民設教明哉熙哉滇職永利休哉可歌已予聞在昔介軒王公澤州楊公觀滇

有辭罔俾二公專美西南又可歌已其諸觀陝與天下者咸若是獨滇乎哉庸附羣言之首

試田圖籍序

尚書　包見捷　建水

萬歴戊午滇闈諭秀會侍御潘公攬轡至綱紀其事作人之效煥然改觀間者滇人士先後鱗集昆明庶得其二迤道里疲露狀喟然興慨謂管子伯者猶曰士首國之四民不可使雜處而令其言厖其事亂故聖主處士必於燕閒誠慮之也比歲黔士良病遠涉棠稍營公田

庶幾少瘳今每飯未嘗不在牂牁也方書俱在豈滇黔一體而二視之遂一意節嗇廩費裒鏹若干金購田若干畝約三稔課輸租若干金以給全省應比諸士爰刻田之圖籍用識不朽一日函書南浦問叙不佞不佞竊歎公澄清萬里功績卓爍非一而此舉之大有造於滇人士也語曰一歲樹穀百歲樹人以滇渺焉天末徼聖朝道化翔洽士類蒸蒸羔鴈成羣制科之額視昔浸加乃士子丁風簷下筆陣詞鋒譬之於戰鹿鳴鶚薦目之

為捷浸假士不紛志於旅資有彚征于泰茅皆作于公之䤈縯以賈其餘勇則其志開而神王也夫然故公之養士為造士愛人為知人其樹風聲於滇者意可謂宏遠矣乃滇人士宜何如祈嚮以報公哉昔宋有饗士者登歌四章曰山曰水曰鴻鴈曰松柏而蘇子瞻繹以勉士之動欲難進静欲及時為學而志於得其道至其論稼又惓惓於完地利識天時耕穫有度而津津稱古人之大過人者在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要非區區博

一第明得志者至今讀其言凜凜為俗學之戒然則公之望我滇人士之得售者想亦予瞻之深意也夫千里比肩累世接踵士倘有意力田逢年予宜益知勉學以無為石田庶不負公矣

本朝

通志序

總督　范承勲　奉天

滇志何昉乎葢自晉常璩倡之於前唐樊綽元李京之徒踵事而增華焉迨明聲教日闢景泰間右

藩陳安簡奉詔纂修為書四卷嗣是李元陽包見
捷劉文徵之數子者後先纂述滇志亦漸備矣獨
是數十年來疊遭冦亂典章散軼即於灰燼之餘
偶得殘篇要皆存什一於千百其失也或病其畧

歲癸亥我

皇上特命儒臣纂修

大清一統志

詔天下各進省志於時滇以逆孽初平諸務草創偟褒

舊文攟摭近事遵部限而上之未及精詳其失也或譏其濫畧與濫皆不可以埀永久況滇雖遠在天末其山川險易建置因革與夫政教之興衰吏治之得失民風之醇疵是皆治滇者所宜亟講也詎可忽諸臣於二十五年欽奉

簡命來制茲土見兵燹之餘其生齒凋耗尚未畫登也制度頹廢尚未盡舉也賦役繁重尚未盡復也文教尚未盡修武備尚未盡飭也日夜兢兢蒿目而

憂嘗望古遙集欲得往代之賢臣善政奉為楷模
而則倣之乃檢點遺文得其梗概三代以前無攷
矣由秦漢以迄於唐大率皆羈縻弗絶治人治法
葢寥寥也元之賽典赤其區畫經營之事至今父
老猶能言之緬其遺躅邈然難追有明樹藩建節
槩豈無人及末造法隨時敝以致豕突鴟張之輩
職為厲階稽往事者每有遺憾焉自
本朝戡定以來我

皇上軫念遐荒
恩綸疊下山川日益奠麗夷漢日益安帖溝洫日益
疏濬土田日益開墾熙皡耕鑿者民風絃誦詩書
者士習休息而蕃衍者戶口輸將而恐後者貢賦
雖山澤魚鹽之利不敵中州而樹畜稼穡之勤漸
臻樂利撫今追昔未有如我
國家之聲靈遐暢逺邁千古者也當此之時使滇志
猶然闕略其何以揚太平之盛治昭大一統之弘

規也哉　臣　因會疏

題明載為續纂拜疏之日即嚴行設局敦請紳士以

郡臣丁煒總其務學臣吳自肅督其成務令序次

有規編輯有體分條析目據事直書既不敢失之

略亦不敢失之濫庶幾滇乘有成書可垂之永久

而告無過也已於以獻之

當宁遐荒萬里如在目前安在志滇之書不可以為治

滇之書也臣　謹序所以纂修之由拜手颺言於簡

端

普濟堂條規序

巡撫管總督事鄂爾泰滿洲

天下聞有衰羸疲癃殘疾之人而不為惻然動心者哉典有也古之王者深憫乎此載之王制著之周官頒之月令其所以用意者至厚而所以為之經畫者亦至深且遠也後之君子踵而行之於是乎有養濟院之設由來舊矣我

皇上加意養老曠典頻頒而於衰羸疲癃殘疾之人所

在存恤

京師廣寧門外有普濟堂者日活數千人以為常予

過其地輒式馬矜其人也敬其事也及奉

命來滇百務待舉揆政所先無急於此於是飭藩司委

邑令鳩工庀材堂以落成定為規條以垂永久俾

世世遵行勿替凡以仰體我

皇上軫恤斯民恫瘝時切之意云爾夫滇屬在邊方

君門萬里似此煢獨幾無可告哀矣不意

王風所被無間遐邇俾生斯地者與
輦轂之下衰羸疲癃殘疾之人初無以異則孰不扶
杖感泣願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也雖然不唯
其政唯其人不唯其始惟其終倘有其舉之莫或
廢焉我唯願官斯土者依成法而守之當如一日
也是則予之所深幸也夫

斯文精萃序

總督 尹繼善 滿洲

滇黔粵三省地處極邊自古人文之盛弗逮中土

國家養育百年聲教四訖我

皇上加意作人敦崇實學仁漸義摩之治舉遐陬僻壤

咸燿於光明癸丑春

詔天下設立書院

特賜帑金以資膏火所以育人材弘造就者恩至渥也

數年來封疆大吏涖兹土者皆能仰承

聖意化導多方購置經書增葺學舍以廣招徠邊方之

士咸知觀感奮興蒸蒸然漸趨於盛然傳人代少

讀書講課之法罕有師承且道路崎嶇書籍難致其書院所藏又卷帙浩繁類非篇篇可讀人人得見者雖有矯然傑出之質而見聞弗廣誦習無資學者苦之余既涖任之明年頑梗悉除疆圉寧謐顧維幅員遼闊苗猓錯居獷悍成風易動難靜非以詩書禮樂之教涵濡而馴擾之難望其化氣質而移習俗爰舉書院事宜與撫軍張覲臣學使吳穎菴藩司陳汝咨悉心籌畫立條約選真才延明

師贍廪給凡所措置勿涉虛文冀收實效而又念
士子無書可讀也于是裒集制藝詩古文詞每體
各選一册旁搜博採悉擇理法竝到辭意兼工者
然後入選凡幾閱月而書告成名曰斯文精萃竊
思讀書之要博學於文學問之道擇焉務精余少
居遼海孤陋寡聞早列科名遂登仕版於文章甘
苦原未深知嗣宦遊文物之邦名山石室頗足取
資又因案牘勞形未遑旁及今者忝任苗疆一切

籌邊裕餉吏治民生正多有志未逮何敢從事章句學操選政以博虛名雖然教育英才大臣之職也培植文風師長之責也職無可諉責無旁貸而或因陋就簡奉行故事士習何由丕振故於簿書之餘不辭焚膏繼晷與二三同志互相考定以成是編而又以購書無多古今之英華不無遺漏此余之不能無憾於斯文也然是編也雖選録稍隘實體無不備擇無不精無論自童子以至館閣應

世之具取之裕如即舉數千百年以來君臣之詰誡政治之張弛凡有益於身心學問之事無不具載非徒可以文章目之者而且簡而能該要而不煩炳炳烺烺可歌可誦三省之人茍能奉為楷模寔力研求因文以致行明經而達用則上可以黼黻

休明下可以敎行鄉里邊境之人文駸駸日上庶無負

聖天子興賢育才之至意及使者殷殷誘掖之苦心况推而廣之海内之士或留心採擇不廢揣摩亦未始非學業之一助云

趙州志序　　巡撫 張允隨 奉天

天下郡國之有地里志自漢班固始原於禹貢沿之周禮彬彬然可誦也後世郡邑州都建置因革更易代殊名稱之胥考據者惑焉及唐杜佑宋馬端臨先後作通典通考薈萃天下之山川人物列

為一部較之班志又為加詳矣然唐宋時西南叛服不常若浮若沉貢版不載以是杜馬亦所從略葢春秋謹嚴於内外之辨者此物此志也我

皇朝誕膺

天命統一華夷幅員之廣古今莫及而疆理之制則以京畿郡邑直隸六部天下分為十四布政司以統諸府州縣於是而各有志書紀其地里雖相沿於前代乎然蟠木流沙無雷向日靡不來庭而來王則

合諸志之全而大一統馬益於斯為極盛者也雍

正十年

世宗憲皇帝特命詞臣纂修一統志分行各省修輯通志

以備采擇雲南為梁州裔境自漢置益部以來稍

通中國至今漸被

聖化百年而後禮樂可興此其時矣省既開館延文學

之士以黼黻之外而各府州縣皆同時興舉而趙

州於滇亦推人文勝地故其為志獨能本諸經史

弗諛弗誣此不恃作者之學有本源亦以徵夫毓

秀鍾靈人可傳而事足信者匪徒以書肆說鈐觀

之也州牧程近仁來請序予維趙之於滇抑傳所

云蕞爾國者也然自設州治以來四百餘年其間

風俗之澆淳治理之得失田土之蕪闢人才之盛

衰與時而遷變者多矣今

聖天子在上加惠元元遐荒萬里之外若照几席守土

之官但能宣布

皇上德意以俾恩澤下究於百姓而不邀近功小利塗
飾觀聽冀博才能之名則趙之民不將蒸蒸興起
而悉臻夫至化之域也哉伏讀
上諭云治天下者在於治天下之人心必使民氣和暢
民情豫順快然知有里井之可安恬然知有室家之
可樂斯為無象之太平閭閻實被其澤此必直省中
息事寧人安全休養道在於優游馴致而非可取必
於旦夕間也大哉

王言所當共勉夫奉宣德化教養斯民者守令職也廵省風俗而以愛民為稱職督撫大吏事也倡率鼔勵寧敢他諉故因趙州志之序而愷切言之嗚呼亦豈獨為趙州之志而言之也與哉

重刊四禮序　　陳弘謀見前

型俗莫善於禮而成敎必始於家家而無禮則名分乖愛敬薄俗之流失端必由之紫陽朱子折衷古今損益羣籍著家禮一書瓊山邱氏因其文行

為儀節海内通行久矣萬歴中商邱宋栗庵先生省其繁重為四禮初稿大要不失朱子本意而節目簡易人不必縉紳家不必閥閲胥可行之余嘗謂是編也宜於中原寒素之家尤宜於邊方側陋之族是深得乎禮之意而通之不愧為朱子功臣也録板已失流布未廣欲重刊以行而因循未就今年春承乏滇藩滇地僻遠書籍罕至而夷漢雜居鮮克由禮其須是編也尤亟因録梓以行而未

于通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吕氏居鄉雜儀并婦人拜考証亦附刋馬誠使家置一編講明而遵守之於型方訓俗之道不無小補顧余凉德不足以感化斯人而地位與民弗親又不能躬進斯民而一一與之更始則夫不鄙余之迂拙而推而徧之設誠致行使教興於家而化成於州郡實於親民之良有司有厚望焉

重刋近思録集解序　　陳弘謀

子朱子與東萊先生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編為近思錄凡格致誠正之方修己治人之要節目詳明體用兼備朱子曰四子者六經之階梯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又以窮鄉晚進有志於學無良師友之助者得此亦足以得其門而入朱子誘掖後學之苦心尤在於此平岩葉氏用力於此書最專且久所著集解原本朱子舊註叅之諸儒辯論而附以己說明且備矣

弘謀服膺此編攜之篋衍近見滇中罕所流布因
出以重付梓人將散之列郡俾義塾家塾人置一
編也夫滇士之有志於學者多矣得此編而沉潛
玩索切己體認依類貫通由是以求濂洛關閩之
全書以窮六經之奥旨當必有深造自得而不能
自已者此余所切望於滇人士也刊既竣敬書於
簡端以竢

重刊小學纂註序　陳弘謀

五方風氣殊矣民生其間不能無剛柔輕重遲速之異而原其本始性善皆同古之聖人修道立敎萃天下子弟於黨庠術序而訓之以彝倫日用豫防其天性之漓而以蒙養為作聖之功意深遠矣子朱子所著小學其事切於童蒙而其理徹乎上下本之經傳稽諸往跡廣之以嘉言實之以善行所謂小學一書乃做人榜樣者此也今者躬逢聖世化民成俗之方至周至備各省書院絃誦多人固已

十五國同風矣弘謀承乏六詔職司旬宣得陳請
兩臺於所部郡縣廣設義學欲使邊方士庶均沐
聖朝椎化則敦本行崇實學宜首務矣會梁溪顧右卿
先生掌教五華書院出篋中所攜紫超高君所輯
小學纂註以示余余讀之愛其詮解明備考校無
訛尤便初學因重為刊板附以童蒙須知頒之通
省學塾俾遠方之士父師以是教子弟以是學所
謂習與智長化與性成異日明體達用胥於此立

其基安見遐陬僻壤不可以敦本崇實之教教之也哉

引

本朝

臨安重修瀘江橋引　知府張無咎　攸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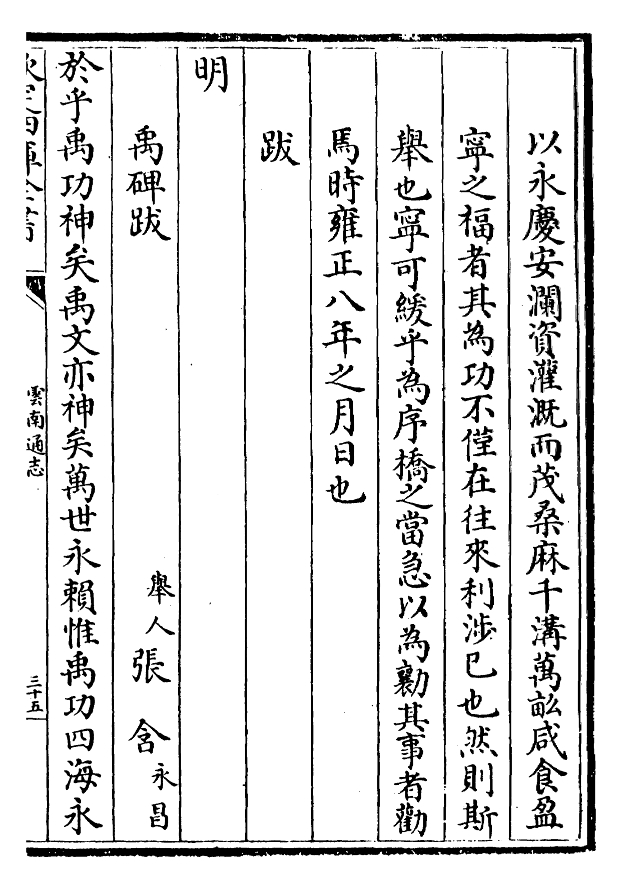
橋以利涉茍無關於水患一鄉之善士可為也即為之亦不必急若瀘江橋水患之所關甚鉅者也

橋跨瀘江之中上游自異龍湖至者四十餘里其

閒白泥螞蝗諸溝沙石奔赴以十數計皆壅積河底水之去橋者三四尺耳所謂楚牙鴈齒渺不得見矣當秋之交陰霪為虐山潦交瀉洶湧之勢不得遽達漫橋而過不獨居民累月苦水而數十里隄防往往崩潰泛溢彌望洪濤郡之為害者此為最也前此歲歲修築但委之民便而為愚民惜力不實心禦患屢廑上憲憂余奉

命涖任之初灼知其故爰與臨鎮及州牧祝君合謀捐

俸數百金廣儲樁石遴員分督尅日興工浚河三尺以培兩埂於受水之區倍加指授雜植樹木務期一勞永逸雖煩民弗恤也於是上自謝家灣下迄巖洞昔之頹基斷埂者今則周坦堅厚可容車馬河患庶幾可免矣而橋之低平如故但橋不高難瀉水勢水勢難瀉則兩堤不易保橋之增高可一刻緩哉再捐俸為倡以郡人傅翁董其事雖責屬獨任而力須衆成俾其形勢穹窿吐納百川於



以永慶安瀾資灌溉而茂桑麻千溝萬畝咸食盈寧之福者其為功不僅在往來利涉已也然則斯舉也寧可緩乎為序橋之當急以為勸其事者勸馬時雍正八年之月日也

跋

明

禹碑跋　　舉人張含 永昌

於乎禹功神矣禹文亦神矣萬世永賴惟禹功四海永

敷惟禹文萬世賴其功故百靈護其文矣鏤夏鼎藏包湖廬阜予乃攀之詞狐山記道里之刻皆不可見可見惟此岣嶁碑一函皇帝立元嘉靖之十有六載仁洽虞夏文貫姚姒滇蒙小子邇如皇畿得觀岣嶁刻集咸不能識其全既歸滇覩蜀都太史慎釋文字為之影句為之音含驚且喜曰何文苑藝林舉眛焉而楊子獨識之乎既而思曰夫禹生於石紐廣袤蜀之文禹開之也楊子生於蜀其所謂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將顯兹神禹之

迹而默啓楊子邪故曰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信夫初楊子讀此碑不得者四字夜倐夢黄衣魚首人告之曰此南瀆衍亨也篝火而覔之良若契焉故曰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故曰天地有官陰陽有藏待時顯也昔司馬遷亦漢太史也南探禹穴弗獲靚兹竒何楊子洎予生後史遷幾二千年而幸獲見之乎故曰飛龍在天位乎天德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時之顯也義遠矣哉鏤刵藏山之文將次第顯乎

滇載記自跋

楊慎 見前

史稱西南夷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元封中以兵臨滇王舉國降然而未有稱也及張氏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段最久故著稱馬夷裔盜名號互起滅若蜂蟻然不足録也然至與中夏交綏接刃疲我齊民世主甘心焉以無用妝有用是可慨已漢司馬氏傳西南夷誠有意哉余嬰罪投裔求蒙段之故於圖經而不得也問其籍於舊家有

白古通玄峯年運志其書用僰文義兼衆教稍為删正
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葢盡此矣滇僰於三代為荒服漢
僅標分其方雖元以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於今列箐
落而郡縣之馴鱗介而衣裳之華風沃澤同域共貫昭
代恢宇前此孰竝傳稱神農地過日月之表幾近是哉
夫分隅之亂昔如彼大一統之治今若此干羽不䜭百
五十年探言其故則金匱祕文縉紳罕覩況荒徼乎余
慕宋司馬氏作通鑑采獲小說若河洛行年紀廣陵妖

亂志者百二十家法孔子著春秋取羣書於百二十國也因是有感遂纂蒙段事以為滇載記然滇故老猶歷歷說平南事云頴川侯傅友德以文武才定昆明葉榆身先甲士手草羽檄功為第一振旅入都勲高不賞絶世干𠎝後百五十餘年憲臣始為奏請立祠滇城又當時平南者有都督馮誠亦以讒忌遭難至今思其功而愍其遇余因附著之平段事後無使沒焉

本朝

重刊四禮翼跋

陳弘謀見前

明吕叔簡先生四禮翼吾師高安先生稱其可與六經並存於撫浙時梓行其書傳誦通都而邊末獨少余來滇中較刊四禮之後復梓此本葢行禮者其前必有所豫其後尤有所繼輔而翼之禮不虚行也吕先生爲萬歷中名臣敭歷外臺所至著書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先務高安先生在浙意亦猶是也自惟德薄能鮮未能仰希前哲萬一而勸

俗型方竊有志焉天理自具人心非有方土風氣之殊至道即在倫常非有極遠窮高之事人親其親人長其長於是書求之不遠矣事生篇末先生以禄養不逮兩親切終天之恨意悲語摯凡為人子莫不惕然動念余抱風木之痛尤不忍卒讀云

重刊孝經註解䟦　　陳弘謀

經者常也孝為天地之常經聖人孝弟之至可以通神明光四海民則之而孝有始終亦可以行成

而身立故孝經一書古今立教者之根本也伏惟
聖朝以孝治天下鄉會兩試竝以孝經命題欲使天下
士子咸講求於根本之地亦既家置一編矣顧滇
地刊本多為場屋揣摩而於全經奥旨儒先講義
未能擇精語詳操觚之士樂其易從略知大意不
求甚解余竊病之甞從王峰徐氏所刊經解中得
讀孝經註解一書首列明皇之注繼以司馬文正公
范淳夫先生之詮解發揮經旨殆無餘藴今特重加

開雕廣為流布俾讀是經者深思體究各得其章胍指趣之所歸庶天地經常昭如日月將必衆著於親親長長之義不徒視為弋取科名之具云謹跋

墓表

本朝

節士張蓀孺墓表

侍郎 吕履恒 新安

嗚呼此

有清節士張公蓀孺之墓也予嘗聞公行事不獲見

其人幸其孫月槎出吾門讀所為公狀慨然想見其為人未嘗不激昂奮發興起其志氣竊嘆士節不可不砥也公諱良伍蓀孺其字也又字允倈號黄石别號五聚其先蜀之巴縣人始祖均德為元明威將軍入滇家石屏州世有隱德曾祖汝橋舉鄉飲大賓祖煜然歲貢生官訓導父一甲明崇禎庚辰進士累官至太僕贈大理寺卿妣王淑人公生而岐嶷篤學有志尚入郡庠食餼性

善飲可一石至醉則豪吟睥睨旁若無人教子若
孫講讀遵大理公家法足不履公門士以此重之
吳逆之變建偽號開科趨仕者如鶩公避居山村
中飭諸子勿應試偽有司逼之力告養母不出後
二年王淑人卒論者高其節且服其先識云令夫
平居談節義章縫輩類能津津齒頰間或語及逆
節輒裂眥詆詈不使齒於人此非必盡偽亦天性
然也一旦時窮勢迫搖搖然視其身如懸旌惟風

颷所左右齷齪者無論已即一二自好者亦不克反衆獨立皭然自拔於塵壒之表然則士之克以節見者鮮矣至若分符守封疆為天子死其職如顔魯公之使李希烈段太尉之擊朱泚前史亦難之況以天末儒生去京師萬里宦籍未通身家可念且際乎顛沛之頃者哉予所以表公之墓不禁三致意於士節之難全也公年四十應明經生平恂恂如童穉嘗以善退為學志不欲上人若無有

甚異者顧其於忠孝大節確乎有不拔之操而天亦若善佑之俾其兩全無缺非積善有慶而能若是乎往聞吳逆變時甘忠果公及葉公應檑皆以致命遂志優典褎卹至胡尚書兆龍初為漢中副使道聞難時匿其印於稻畦身為酒家傭卒用自晦以全臣節斯亦奇矣易曰過涉滅頂不可咎也孔子稱臨大節而不可奪若忠果公三人者或以死事成仁或以潔身免亂事不必一轍然皆表暴於

世荷

國殊恩封馬鬣晉通顯可不謂榮焉若我張公一介砥節不求聞於當世世亦鮮知之顧使其名湮沒而不彰非後死者之責哉公生明天啓甲子卒康熙戊寅得年七十有五㨿鄉飲公墓側卒後五月始授南寧訓導配許氏有淑德與公偕老年八十七乃終子五人德宿歲貢生景宿應恩貢生未授卒以子貴贈檢討吉宿歲貢生台宿早卒元宿庠

生女一人孫十二人自景宿出者曰漢癸巳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即月樝也嘗為予述公軼事及其性行甚詳又曰公承家垂五十年不替先德易簀時謂其子孫曰吾每思大理公宦蜀事悲不自勝有終身之恨乃今然後可見吾祖若父於地下矣其守身以事親如此嗚呼此其所以為節士歟

誌銘

明

恭肅嚴公墓誌銘

大學士王錫爵太倉

今上萬歷中大臣之以清德著望受天子特達知所拔擢待遇皆異等而未竟其用以死者海內葢有三公諸城邱簡肅公濬瓊州海忠介公瑞與今昆明嚴恭肅公清先是嚴公謝太宰事歸上數問閣臣嚴尚書病愈否會本兵缺則特旨詔補公如楊襄毅故事又特使使者馳傳趣公行又數問閣臣嚴尚書何時來已公疏至具

言臣實病且廢不勝首邱私念以負上惟上哀察上不得已俾筆欲署其奏久之方許比越歲上優禮歸老重臣又首晉公太子少保給廪米輿夫典何訃聞上若曰是惟予萬里親臣贈邺故事外宜有特加於是閣臣議端僖恭肅二謚以請上又特旨㸃用今謚其終始注眷殷繁款篤尤兩公所未及云公字直甫號寅所其先五代祖名子敬者自浙之嘉興徙居滇祖暠父春塢公鉄以公貴得累贈至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祖母董氏母佘

氏俱夫人佘夫人生四子公最少而咄咄奇悟鄉先達光禄施公昱擇壻得公以女歸之嘉靖癸卯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除富順尹富順故劇邑或以調公此未淬之劍而輕斬蛟斷犀耶公謹謝曰小子何敢抑佘劍也乃方在治中惟工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以救荒課為天下最丁母憂後除邯鄲其治如故操尋召入為工部屯田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督修外城及九陵皆斤斤譴出納侵牟吏胥手所省費以巨萬巳工成

當叙陞公辭不受受加俸丁父憂復除兵部車駕車駕
主行郵政以清強敢任怨閒坐忤出知保定府㑹嵗旱
多盜公政先保民嵗既漸熟乃具為條教剷俗飭蠹犂
然有理故事三輔郡嵗籍民充京師庫役公議罷之至
今稱便居保定三年課復最歴陞易州兵備副使陜西
叅政四川按察使即其地轉右布政使所至自撫按特
舉及兩京臺諫㑹舉不下數十疏隆慶戊辰擢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四川公故川吏知其民所

疾苦乃具籍川課之當輸京者議割二十萬金就近改給陜西軍餉罷郡縣卒之團操成都擾民者貢番入邊則為定限額數額外不得浮一人他約束一切以惠利為本而痛持豪家悍吏以法以是士大夫譽誹常參半而内江趙文肅公獨深知之會有以流盜註公當落職趙公力爭得予告候調及後五年起督鴈門關不果改貴州入為南大理寺卿尋改北歷刑部吏部右侍郎復自吏部陞刑部尚書上之知公自其在刑部能執法不

颿權勢始既柄用典銓則日夜討故事論官材丞掾以下皆親為標署楊遵彦之默識黃次公之至精不能過也中外吏師其廉儉苴櫝之問幾無一跡上孳孳以太平屬公且未艾而公病歸矣歸之日遣使慰勞仍賜馳傳以萬歷庚寅年六月二十八日薨於家距其生嘉靖甲申年四月十八日得壽六十有七公性檢厲勤於事其操行嚴於趨舍辭受尤凛凛所居官身自與僮僕食麤衣敝蕭然也槖中裝雖圖書琴鶴不服諸人蜀王慕

公使使致扇餌微餉而不受初拜尚書貧不能具服色
束素犀帶以朝其輩類或指戲之公釋褐時玳瑁七品
帶故在耶公笑曰不然夫犀帶不裝金安知非玉吾顧
恐難為上耳葢公之內行修潔與海邱二公略同而二
公喜谿刻標異稍闊於大體乃公獨薰然長者色溫氣
和人無賢不肖貴賤皆禮接之其行法處議本人情計
久遠無崖岸峻物之行譃咋抵掌之談以故明主眷遇
尤渥而海內至今稱大人之能安國家鎮雅俗者必首

公云銘曰公起滇南萬里遇主不介而親其惟德舉試吏一同為郎再考環轍方維頌者交道中丞之節于蜀于黔斤斤其明濯濯其廉入典法臺不骫三尺以晉家卿式是百辟胡威之清惟畏人知蘇章强切以忠見思古社稷臣待公屈指千載遭遇未究遐祉欝乎髙山司空取營埋石其壚載以嘉名曰惟帝賚曰允師錫尚俾來許仰止無斁

賦

明

金馬山賦

僉事劉寅[峄縣謫戍]

蓐收柄靈房星聚精超鴻蒙而含秀倐凝結而成形此金馬之山所以置陬訾而奠昆明也在昔神禹受命爰分九區表嶽鎮之崇崇隅方維之頫殊有岱有華抗東西以屹若曰衡曰恒界南北而截如曠哉梁益併包坤隅功不假於疏鑿地獨鍾乎膏腴起層巒之嵯峨控滇南之故墟斯谽谺之巖谷駕綿邈之方輿造父因莫施

其銜勒王良亦難範以馳驅觀夫莎草斑駿尖風批耳

白月懸瞳青松掉尾漬赤澑以湛露流汗溝之邐迤鑄

莫待乎棠溪產非資於靨水形類騰驤之騏騮勢似振

鬣之騄駬過日影之須臾摩蒼旻於尺咫迫夫噓氣成

雲噴沫起風障泥炫熒熒之彩霞鞶纓繞煌煌之流虹

迅雷張其猛烈疾電助其威雄瀉甘澍以注下卷拳毛

之濛茸疊巘益翠巔崖增紅洞扇啓廐閑之弘敞鸞聲

響和鸞之玲瓏萬騎仰觀而辟易羣夷睨視而驚冲至

於岌嶪歸巍岩嶤嶜崒或奔如驚或騦如突峻拔天脊
峭削風骨翁蘙森爽隱轔巃嵸杳横亘於百里擬長城
之矾矾是宜拱帝京之尊嚴障大藩以寧謐也或有野
老詰予而言曰子徒見其小而不窮其大知其名而不
究其實吾將為子陳之元黄肇分泯生蚩蚩若魚若蟲
無識無知聰明閒出命為君師立一代之典章成四海
之雍熙嗟惟此邦視為外夷境荒荒而泯泯水漫漫而
瀰瀰姚姒置之不即顧問商周鄙之不遑保釐俾皆迷

而弗悟竟風靡於侏㒈楚命莊蹻辟地遠來自王於滇顧瞻徘徊君臣之分少定天叙之典未諳漢武奮志勞民費財命張騫而遠出弭使節而虛回亦有孝宣不務大體慕神怪之怳惚行禋祀之瀆禮王襃馳驛而西上侳致一奠而乃已遺祠廟於巖阿謾冥搜而遠紀唐畏篓巔之跳梁宋限大渡之涯涘元雖小安亦何足齒猗歟皇明撫有萬方聖武神文巍巍堂堂既底寧於華夏遂有事於戎荒命矯矯之虎臣揮天戈而奮揚直指雲南

掃除攙槍截長鯨之鬐鬣刳妖狐之肺腸顯允黔寧智勇忠良威已施於戡定恩復盡於胥匡化强梗為禮義變椎弁為冠裳揖讓之風濟濟絃誦之聲琅琅紹述前烈適有惠襄招携貳以誠信鎔頑嚚以慈祥國公繼之綱紀益張載平安南功業彌昌總制仁賢淑旂綏章來鎮來臨克柔克剛致遠人之盡服邁前哲而有光俾金馬迥然而特立與碧雞相對而相望小姑息之宋元陋怯弱之漢唐夫然後知皇明之盛德冠古今而莫竝紀

昭靖之殊勲垂悠久而不忘余聞其言拜跪嘆嗟遂為之歌曰金馬之旁兮有稻有秔金馬之陽兮有郭有城臣宣旬其善政兮民勁事乎農耕咸天心而弗渝兮願永享夫千萬之太平

戎旅賦　楊慎見前

恭承恩譴兮於役滇越捐佩江臯兮解紳雲闕三陟崔崔兮九折𧺆𧺆不日不月兮遂届窮髮撫孤旅而悁脰兮撡衆困而恝心悵圭簫之駸遥兮逾四稔而迄今父

毋孔遠兮懿親離而北南類連逵而分衢兮似同波而
殊潯慈烏忻於共巢兮恒烏悲乎異林彼纖羽之微族
兮亦命侶而踦跦何生人之含靈兮乃離羣而弗如詠
清人之介駟兮感放士之鳴鶬姬公畏於熠燿兮尼父
嗟夫蟪蛄屈託乘於螭豹兮莊寄徑於鼪鼬在聖哲而
固然兮攬古人而乘欷哀吾生之罹郵兮背中土而播
荒粤戴盆而伏崨兮望崦嵫之末光神怳悢而蜚颻兮
形𤔡卷而傖囊睇孫水之浩渺兮瞻靈關之峻極聆猩

狸之夜啼兮履拂拂之朝跡尋終古之攸居兮問祝融之昔宅胥靡登而不懼兮魑魅過而奚慄崛㟼駭揚兮含沙影流喟玆徂春兮忽焉杪秋月令殊於九州兮瘴卉華而歳周若有人兮好我攜旨酒兮思柔采檳榔兮綴扶留贈相離兮結忘憂搴鶤雞兮為脯露江魚兮為修滇歌兮夔舞白日逝兮元景浮獨持觴而懷遠兮雜歎歔其向暝遂還軫而休室兮隱零雨乎寂夜引簟枕而假寐兮遥歸夢乎親舍家人嘻以疑語兮閭里紛其

來訝衆雞鳴而驚余兮晨光昒乎東射悵夢歡而覺悲兮淚承睫而交下假靈氛以歷占兮援龜頌兮余謝曰明廷其布德乎予行歸乎肆赦糸曰莫靡荒服自中古兮日月之表燭不普兮章亥步窮禹圖睹兮蘭津開道行商苦兮碧雞望祭使者阻兮予亦何為恒此土兮命兮不祥順勿忤兮樂天知命云何憮兮

滇南賦

知縣 俞　緯 楚雄

滇南草木予嘗慕司馬子長之遊恨其時初事南服心

参體倦役目騁耳未足以盡其大觀也惋然言於西蜀石潭先生曰夫人居勝地則其志朗其御遠處偏安則其中偪其氣索此牽乎地者也又讀帝系舜以諸馮而繼命西伯以岐山而造周為之而已曷與地謀此係乎人者也先生以余歎處滇者乎請誦所見聞而就正焉夫滇之處絶鎮也地衍西南之域天文井鬼之分肇自巨唐宅西於昧谷禹貢導水於南溟莊蹻擄衆而可王既通五尺於嬴秦迄乎漢氏置五郡鑿昆明張騫之通

西徼諸葛之事南征控八埏於神州闢萬里之煙雲廓瀘江而為門掘西緬以為塞接交益而竝峙抗崑崙之重扼槃乎藪陸之所湊族類不滅乎中土或炫爛之怪錯奄八區而誰伍於前則跨帶交阯連延南海危聳撐空懸石雲靄溪汨汨而渚流谷掩掩以伏偃途迷迷乎衡宇亘萬里而愈遠於後則據躡吐蕃枕輢石門崎嶇跳跌要害之屯北指輮以岷巴復遠御乎隴右背長江以為塹還十瞼而錯繆於東則右綿施鬼萬壑所充嵩

峻屼峡肩鼇柱空涵沃野於千里負天限之關垣引長渠於二廣郤風門於辰沅於西則遥制八百控有猛密老撾肢屬千崖附藉皇圖遠懾乎暹阪獷悍馴擾於帝懷恒惄惄以納款又何見乎蒿萊其封域之内則夷險崇卑雄據千里長林邃谷屏嶺塹水蓊狩自其大者而觀之其山則龍盤鳳翥虎踞虵伸岡巒拱衛翠壁霄青左哀牢右太華陽瓜有天耳之扼隘銀生連烏蒙以接霞牟尋所嶽之點蒼王褒使祀之金碧蜻蛉崇峰修谷

戍會要之區柘南嶺嶂摩雲為椌扼之邑於是乎竹箭緣壑楊柳臨岸橘柚抽枝松柏挺幹桫羅婆羅之殊其華棠梨槵子之賁其實紫榆杏椶椒榿杉漆木蘭椿槐櫻李桃栗園桂之馥秋馨霜梅之傳春信乳檀爍爍而霞騰安息靄靄而雲噴卉則紫花白蓮素馨杜鵑薔薇芍藥芭蕉紫菀青蘭芬芳於幽谷山茶蔥鬱於峯巔蔓修藤吐種種奇葩有標其葉有灼其華或經秋而傲霜或蒸日而拂霞爾乃孔羽珮翠鶴頂冠朱雉雊稟素鷳

䲹人呼蛤蚧穿其木鸛鶚鳴其陰寳樹巢珊瑚之鳥𦬊
山來鸜鵒之吟鷹隼鷙搏烏烏反哺白鵰于飛翡翠啄
霧子規夜作而促耕燕雀棲暖而春至翅迴鳴號戾止
乎其内獸則熊羆咆號於深林虎豹長嘯而風烈夕羊
畏露狨兎迎月猩猩夜啼猿猱競捷松鼠之攀緣神鹿
之隱穴犀象嗷牙豪豬刺簪麝狐假威犛牛踞山踟躕
乎其間珍則有琥珀丹青珠瑁瑕英金沙銀礦川娟山
靈瑪瑙珊瑚絶緼寳井錫鐵銅鉛石緑碧瑱果則無花

猩猩胡桃松實檳榔無柯南棗荆棘揺顆香橙纍纍金橘蜜桶獅頭同族異育羊桃橄欖柿櫑御霜或託根於崆峒之陰或拳蔭於圃囿之陽其浸則滇池嘉利滄水洱海異龍陽宗之湖撫仙星雲之陂滴瀝滲淫會其流涓淤泱瀼成其大㴲淶潡灔浮空澎湃噓噏百川洗滌塵隘乃若秋月懸波千風轉幌飛沫起濤揚瀾溢浪圓景當天彩雲蕩漾溟溟濛濛色連霄漢又若瀾滄麗水金沙元江橫襟濛帶山陵懷襄圓淵九迴以懸騰溢流

雷響而電揚長江浹潗峻湍崔嵬盤渦谷轉淩濤山頹
渾淪浩淼乍挹乍堆爾乃泄涵湧鹹於浚井採山煮水
於鹽池内帑輸賦巨商擅貲於是乎蛟龍隱灘黿鼉處
水乃見怪物興雲致雨其族則有長鯨吞舟修鱣吐沫
金線竹釘水母蚌蟜江公大頭康郎細鱗鯖鰐鰉鯢蜦
蟳鱟蝟螺蟾蝸鯽目蝦噴霓鱗甲錐錯煥爛錦斑泝回
順流唫喁沉浮其四野則邱陵墳衍原隰陂渠溝洫畷
畛黍稷離離池塘既隩高城深池關譏啓柝江梁濟水

寢廟綿五世之勲巨室耑維垣之矩喬木陰陰朱瓛扉

扉其居民則髙門喦貴魁豪岸逸流寓多齊魯之昆戍

遣悉吳越之裔其間雖有毒獵烏蠻鴆獠咢慓惟構巢

於巖阿結茅於山脊友麋鹿之與木石竟莫伍於廛市

觀郊隩之富輿實京邑之綱紀帝王之外援開國之弘

宇斯葢宅土之所安業觀聽之所溢美此其大較也然

此特山川之粗也乃若天有至粹地有至精協氣昭宣

名世挺生施全之傳毛詩許淑之授五經張隆之墓擾

狐兎楊惠之孝感神明文章政事蔚若王昇風裁凛然
憿若張叔董文彥義以拒賊死睢陽之忠呂季平誓不
附雍茂于鄉之躅傅實南州人傑仲宣齊名經術張英
身代時勉之罪郭文秀叒相如之曲和光道人廉惠先
生恥干利禄居恬政明又若爨守釋蝌斗之文筮師精
卜數之揲麥宗通番蠻之書草書綴羲之之帖義若用
之節若方玘出將入相若一清守死善道若繼曾廷壁
剛直不阿有澄清當世之志希載博雅修潔達拯溺亨

乇之體近則山嶽炳靈風氣弘啓英儁迭出未可枚舉當盛世而擅名稽海内而為擬是故游談者之樂譽景行者之仰止石潭先生喟然嘆曰壯哉吾子其善遊乎余舊有志於是縱言琅琳實獲我心滌我之沉疴敞我之靈襟奇奇怪怪眩恍奪神而令惜其去子而之湖荆也滇雲子怫然不懌曰石門劍閣三巴綿絡楚王夢遊之陽臺大禹黒水之疏鑿岷峨擬之以舒抱江潼藉之以披廓物不終聚復云駕言泫然淋淋不知其然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十二